

尋找湯德章 (In Search of a Mixed Identity)

【影片介紹】

《尋找湯德章》於 2024 年 3 月上映，片長 93 分鐘，是第一部以二二八受難者湯德章為主題的紀錄片，由黃銘正、連楨惠共同執導。影片以包含導演在內，數名尋找湯德章故事的人為核心，試圖拼出湯德章的生命歷程、性格與思想，並以戲劇穿插，試圖還原部分歷史場景，既尋找也重構湯德章的形象。

湯德章是臺南於二二八事件期間的指標性受難者之一，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他在事件期間四處奔波維持臺南市區秩序，卻在馳援軍隊進駐臺南後遭逮捕，後於現今的湯德章紀念公園受到公開槍決，成為許多目睹者心中的傷痕記憶。

父親為日本人、母親為臺灣人，臺日混血身分引起許多人對湯德章身分認同的好奇，尤其他當過日本警察，又數度於日本與臺灣姓氏之間做更換。雖然二戰結束前他已改回母親的湯姓，但被捕後還是遭綁上「坂井德章」的木板，遊街示眾。報紙也以「臺南暴徒坂井德章昨執行槍決」做報導，可見二二八的暴力不僅限對生命與身體的侵害，還包含對個人自主權與人性尊嚴的損害。

湯德章的故事既具戲劇性，也凸顯了戰後臺灣的複雜性。黃銘正導演與連楨惠導演於 2018 年展開田調，期間認識了湯德章的養子湯聰模、外甥女陳銀，看著八、九十歲的兩人，兩位導演意識到他們正在與時間賽跑，於是在 2019 年開始歷時 5 年的拍攝。

即便湯德章已是臺南二二八的指標性人物，但其實多數人僅知道有一個圓環以他命名，本片的出現讓臺灣人能更易於認識湯德章，而轉型正義也不僅是空泛性的概念，經紀錄片的敘述，便可看見貼近生活、充滿人性的歷史記憶。

【背景介紹】湯德章與二二八事件

1945年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成員日本投降，隨後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同盟國軍隊（簡稱盟軍）軍事接管臺灣。跟許多臺灣人一樣，湯德章也滿心期待「祖國」——中華民國——來治理臺灣，片中湯聰膜這樣回憶著：「光復頭幾天，他（湯德章）在扇子裡題詩，意思是期待這麼多年，想回到祖國，對明日的太陽要出來的那種期待。心裡的喜悅都充滿在詩裡。」這也可能是，湯德章為何在日治末期，就將日本姓氏「坂井」改回母姓「湯」的原因之一。

然而事與願違，陳儀做為當時臺灣最高統治者，集軍事、行政、司法大權於一身，但在其領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（簡稱長官公署）體制統治下，臺灣人面對的是貪污腐敗、軍警紀律不彰、治安敗壞、通貨膨脹、物價飛漲、糧食缺乏、大量失業、不受重用（高階公務員極少有臺灣人）、歧視謾罵（批評臺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遺毒影響）、剛性語言政策（要求臺灣人在一年內改用「國語」書寫，然而當時多數臺灣人只會使用日語、臺語、客語或是原住民語）等。終使1947年2月27日臺北市的查緝私菸事件成為導火線，並演變成全島性的大規模抵抗事件。¹

事件期間臺灣人大致可分為兩種路線，以各縣市參議員等政治頭人為首者，

¹陳翠蓮，《重構二二八：戰後美中體制、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》，2017。

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（簡稱處委會），希望透過與長官公署等機關的溝通對話，來實現政治改革；以具二戰軍事經驗的青年人為首者，發起號召、收繳武器，企圖用武裝抵抗行動促成改變。²

臺南也不例外，3月1日深夜起，市區接連有警察機關被闖入收繳武器，後續也不乏有民眾張貼傳單、佔領機關的情形，3月初的治安相當混亂。然而如同片中所述，湯德章擔任處委會治安組組長，與其他地方仕紳在地方政府、軍隊、乃至流氓角頭間斡旋奔走，至3月6日以後，市區秩序大致已在這些努力下恢復平穩。縣區雖然有許多青年馳援嘉義水上機場，但治安同樣因頭人調停處理，而漸次安定。³

不只如此，3月9日臺南市參議會舉行臺南市各界聯合大會，依照當局政策，選出3名市長候選人供陳儀圈選，湯德章也名列其中。一切看似美好，但同日從中國前來支援的整編第21師軍隊抵達臺灣，開始進行血腥鎮壓；陳儀也於隔日宣布，原本由長官公署允許成立的處委會為「非法團體」。⁴

隨著3月11日從高雄馳援的政府軍隊進駐臺南，臺南的氛圍急遽轉為肅殺，遭認定為非法團體的臺南市處委會便成為軍隊目標，包含湯德章在內的成員幾乎都被緝捕，而湯德章則成為當中唯一一位被處死的人。⁵3月13日，湯德章被五花大綁架上軍用卡車，背上插著寫有「坂井德章」4個字的木板，於臺南市區遊街示眾，最後於最為醒目的圓環裡，在圍觀民眾眾目睽睽之下受到槍

² 陳儀深，〈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兩條路線〉，陳儀深、薛化元主編，《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》，2021。

³ 鄭麗玲、莊惠惇、楊麗祝，《臺南地區不義遺址調查計畫結案報告》，2020。

⁴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〈事件紀要〉，<https://www.228.org.tw/event-summary>，2024年12月10日瀏覽。

⁵ 戴文鋒、莊永清、葉瓊霞，《漫漶時光：臺南人權歷史場址 III》，2022。

決。

如此震撼的畫面，讓許多目睹者即便在已時隔數十年的解嚴後受訪，仍在當中透露出驚恐與傷痛，是老臺南人歷史記憶的傷痕。這段歷史也在民間流傳出一些故事，像是歷史學者李筱峰在書中即寫到：「湯氏（按：指湯德章）被槍決後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，任其屍體暴露……。白氏（按：指國防部長白崇禧）來臺後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『二二八疑犯』，全部移送臺灣高等法院審理，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了——『湯德章無罪！』」⁶雖然隨著檔案的開放，如今僅能找到臨時軍事法庭判處湯德章死刑的判決書抄本，除此之外並未發現任何無罪判決的證據，但這樣的傳說，也反應了臺南人對湯德章的不捨。

事件持續至3月19日，全臺抵抗行動大抵平定，然而接下來卻是一連串的綏靖、清鄉與辦理自新的工作，對於異議份子進行逮捕、審判等肅清行動。⁷而在臺南市區，軍方也在轉來靠攏的部分頭人引導下進行清鄉，包含臺南工學院（今成功大學）學生在內，不管是維持地方治安、馳援嘉義，或是趁亂犯罪，一律都被緝拿，幸而臺南多數人並未因此而喪命，不過被逮捕、監禁的記憶，仍在人民心中造成陰霾。⁸二二八事件則直到5月15日長官公署改組為臺灣省政府，才可謂暫時終結。

【涉及議題】記憶與紀念

二二八事件後不久，臺灣陷入長期的戒嚴體制，湯德章的故事難再公開述

⁶ 李筱峰，《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》，1990。

⁷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〈事件紀要〉，<https://www.228.org.tw/event-summary>，2024年12月10日瀏覽。

⁸ 鄭麗玲、莊惠惇、楊麗祝，《臺南地區不義遺址調查計畫結案報告》，2020。

說，甚至在私下場合，也因為懼怕受到檢舉進而多數只停留在經歷過那一時代的人心中。這樣的噤聲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，至戒嚴時期仍被當局視為潛在叛亂分子，任何談論二二八事件的人，都可能被冠上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七條：「以文字、圖書、演說，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」的罪名；而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同時也以刑罰與獎金，威脅利誘民眾舉報這些「叛徒」與相關言論。

隨著解嚴與民主轉型，二二八事件不再成為禁忌，越來越多人投入找尋歷史的工作，然而時隔六、七十年，期間又經歷長時間的噤聲，工作的難度十分艱鉅，這也是本片以這些「尋找」為主軸的意義所在。

真相調查是轉型正義的基底，藉由了解湯德章的行動、統治當局的作為，才能更客觀地評價，進而做出合適的平反、還予恰當的公正。緊接著如何讓社會記取教訓、讓歷史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，以期待相似的悲劇不再發生，便是轉型正義的目的，而「紀念」是其中一項方式。

片中可以不斷看到湯德章紀念公園，該圓環作為湯德章被公開行刑的場址，乘載著當時聽見、看見湯德章被遊街、槍決的記憶。過去圓環的名字是「民生綠園」，老臺南人因著日治時期曾豎有臺灣總督兒玉源郎的石像而稱之為「石像」；解嚴後，在1997年被臺南市首任民主進步黨籍市長張燦鎣更名「湯德章紀念公園」，並在中間的一隅設置湯德章的半身胸像，成為臺灣最早公開紀念湯德章的地方。

臺南市政府在2014年訂定湯德章的忌日為「臺南市正義與勇氣紀念日」，2015年湯德章故居掛牌為「臺南市歷史名人故居」；2022年將接往湯德章紀念

公園的中正路部分路段改為「湯德章大道」，並象徵性地將國立臺灣文學館地址改為湯德章大道 1 號。

有別公部門主導的紀念行動，民間早在 1987 年解嚴前夕便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，系列行動的首場便是舉辦在臺南以民生綠園為終點的遊行；⁹解嚴後，也幾乎年年 3 月 13 日都會在圓環內進行追悼。2020 年因為湯德章故居的產權將要移轉，擔心湯德章故居的民間人士更發起群眾募資，順利將故居買下，成為臺灣首次以群眾募資保護「文化資產」的案例，¹⁰但其實直到現在（2024 年），湯德章故居仍不具「法定文化資產身分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各種紀念行動的背後，湯德章的形象究竟如何被形塑、二二八過程的故事如何被述說。在一些故事中，湯德章於槍決前夕表現出對軍隊的不屈、堅持站挺，並在最後說出：「臺灣人萬歲！」；有些故事則是勾勒出湯德章被捕前，連忙燒毀維持治安者的名冊，所以才保護了多數臺南人。¹¹然而影片秉持嚴謹考證的精神，避開明確地描述相關故事，僅用一位見證者表示似乎聽過日文的萬歲但已記不得來帶過，點出過往很多紀念將湯德章過度英雄化或簡化的問題。而這部片透過調查與重構，補充了簡化的敘事，講述湯德章完整的生命故事，展現出當代社會在面對紀念與記憶時，逐步發展出的溫柔與細膩。

⁹ 鄭麗玲、莊惠惇、楊麗祝，《臺南地區不義遺址調查計畫結案報告》，2020。

¹⁰ 湯德章紀念協會，〈認識故居〉，<https://thng-tik-tsiong.com/house>，2024 年 12 月 10 日瀏覽。

¹¹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，〈歷史上的今天：湯德章紀念日〉，<https://www.twpeace.org.tw/wordpress/?p=3545>，2024 年 12 月 10 日瀏覽。

【議題對應於臺灣】我們可以怎麼尋找歷史？

當把視角擴大到整體臺灣在面對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時的真相調查時，不難發現大眾對於政治受難者的想像常過度單一化，政治受難者往往被視為冤假錯案的無辜者或是爭取權利的英雄。單一化的想像使一般人很難真正意識到，臺灣威權統治時期壓迫的全面性、普遍性、多樣性，也會對議題產生疏離感，就更難引起好奇、觸發同理，而背離轉型正義想促進社會反省、共生、不讓悲劇再現的目的。¹²

近年來，越來越多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意識到這樣的瓶頸，奠基在檔案的逐步開放以及口述訪談的持續積累上，開始講述在地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歷史。這樣的行動也不再限於「專家」，如同片中導演等人追尋湯德章的過程，隨著資料越加開放與便於取得，任何人都可以對照不同史料、文本，更立體化地看向歷史中的行動者。進而，透過追問怎樣的成長背景、社會處境與思潮導致政治受難者有這樣行動；透過思辨國家於監偵、逮捕、拘禁、偵訊、判決、執行等整體程序中是否不法；透過看見政治受難者出獄後在復歸路上的重重艱困，讓臺灣社會逐漸能從多元視野中真正看見「不義」、認知到轉型正義的重要性。

同樣地，在真相調查的基礎上，如何讓紀念行動能實際體現紀念行動背後蘊藏的歷史事實與價值；如何避免紀念行動只涉及模糊的受難群體，或是只涉及單一或極少數特定人物，都是當前臺灣面臨的挑戰。舉例來說，臺南的新營圓環也有黃媽典醫師被公開槍決的紀錄，但新營圓環卻未設置紀念物，當臺南的二二八紀念行動只圍繞在湯德章時，遙遠的新營居民就不易理解二二八之於自身的關係；再如臺南市湯德章大道改名後，仍於路牌上標記「原中正路」，就喪失部分去除威權象徵、彰顯人權價值的意義，既諷刺也折射出臺灣紀念行

¹² 鄭安齊，《不只哀悼：如果記憶有形狀》，2022。

動的困境；又像是湯德章紀念公園與許多紀念碑，因著地點、交通規劃等而難以到達、進入或於路過時發現，不免讓人有與轉型正義的疏離感。

現階段臺灣以國家體系為首已走在轉型正義的道路上，如何不再如過去因為社會整體氛圍侷限，僅能以「委婉」的方法做調查報告與紀念，而持續公開檔案、紀錄訪談，來直面歷史真相、進一步揭露與平反，讓轉型正義工程能夠有內容的深化、打入各地方，將是現階段重要的思考所在。

【延伸閱讀】

- 黃銘正，《尋找湯德章：時代與他的七道難題》，晨星出版，2024年。
- 門田隆將，林琪禎、張弈伶、李雨青譯，《湯德章：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》，玉山社出版，2016年。
- 鄭安齊，《不只哀悼：如果記憶有形狀》，沃時文化出版，2022年。
- 李思儀，《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青年學生的反抗行動》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7年。